

建國

第一卷

第六期



日一月七年六卅國民

作風胡

「鐵的設建止停要不」

南京圖書館藏

目錄

論述
 到市參議會即將產生：行
 國人注意：戈生

到市參議
 戈生

小軍：原于

說小學生活得化：陶然

文與事實：鳳子

古城的色彩：戈

漫畫七幅

學天生地
 生活在垃圾的孩子們：宣師聯
 丁香的悲哀：宣師聯
 沒有代價的死：宣師聯
 風

詩詩
 我看見：文冰
 餘韻之哀：白牧
 月夜：伏波
 東山坡上的日本旗：粉河
 解放了的家：早

東山坡上的日本旗：粉河
 解放了的家：早

想到市參議會即將產生？

本月十一日報載：中央社消息：行政院七次會議，張家口設市案已獲決議通過。此一消息，我們聽了張家口亦今日的我國地位上，張家是軍事、政治、經濟所佔地位的重要。張家口是察省會所在地，毗連內蒙，為冀綏二省之步路，近二年來，它在政治上所佔的地位是顯赫的。我們知道，察省治區最早，受日寇之壓迫甚重。

他們無不把張家口變成「張家第二」，以此做為對國民黨在政治關係上的一種資本。當大聲呼喚外國朋友到此參觀，一方面却把張家口老百的份子（不許無出聲），而由所謂「工、農、商」那些「民衆」團體，像背書本似的背出一套「解放理學」，老百姓在「一條紅紅彩彩」的旗號下，「一團團大吉」。

去年五月間，八

「特」，就被搶奪了！這確的「民衆」機關所存在不和平便「專制」了。

察省光復後，人民堆滿在肚子裡的怨氣太久了，沒有三年二載都不會洗乾淨的，所以這也就是市參議會到了登場的時候了。記得報載市市長在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曾提到市參議會將於五月底全部

聯合會。必須做決斷。必行。市參

聯合會的產生！統統產生了那能說說他是民衆的代表呢？在這裏我們願意提出一點意見以供當局參攷，便算是我又多說了一句話吧！

一、市參議會必須要從人民中產生，因為人民中去了，不增加市參議會必須要從人民中產生，政府必須服從民意，政府必須服從民意。

行行

大最慢：好容易盼到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抗敵勝利，誰知八路老鄉推選着便我們「解放」了，可憐的張家口老百姓還未顧得緩過一口氣來，便又被八路作了「解放試驗」的犧牲品！「領略」了他們所謂的「管理」城市滋味。在那時，延安確曾一批又一的派了地道的八路幹部包攬着職業宣傳家，和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就是「口頭」還是一國

結果有了參議會，劉秀峰（非黨派員）作了議長，聯名否認不是「民衆」的代表機關，「何大綱」外是四區的一個黨部，他是一個「標準」參議員，每次開大會都要喊一下「一國」民衆要團結，和「保衛」解放區，「慰勞子弟兵」，「內戰打倒人民的頭和死了，但是誰要欺說出一句反對的話，誰就是「反動」就是「一國

建立，尤其若東說到參議會即將於六月初產生。現在設來，張市參議會雖未見產生，但市府已忙於此項工作，公民代表均依法先後產生，但這次卻醒了我們一點，就是：人民已經習慣於不說話了，「一問三不知，神仙也不的」已成為今日人民「防身寶劍」所以不打聽這那報何能談到參

以上三點是地方自治和民主政治的起點條件，我們不但提提當局對這唯一「民衆」代表機關的注意，同時更希望於各區的公民代表們，你們必須要以人民的意見為意見，忠實作人民之公僕方不辜負張家口十四萬同胞對你們的熱誠期待。

實事與文章

子風

澈底的說，文章與事實，決不會原樣不走的，何以故呢，照字面講來，文，彰也，章彰也，明乎此，可以知文章矣。

經史，字，義，最可信的，自古以來，都推是「史」，而其書，歷史上人物，則參以下，人，是決定實有的事，不是空想，真不敢信，譬如最早的宋代皇帝「景」一「封」二位，他的作風，好像一個酷父的傳授，中其間有一位是附會的，不聽的話，由第六七百年之久，何以加而方吃炒肉呢。

上古時代的史跡，據說是根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到底是不文章，我人從從推測，司馬遷的史記，有人稱作讀書，原因呢？不過他照實寫上了劉邦的慷慨，與呂雉有愛人，在一班「天王聖明，臣該死」的先生看起來，自然是清風亮月大過不道，但是後來宋國皇帝的一「本紀」，裏互相比較，那末劉邦的記載，雖比其他的要真實性，等到最後後來，老皇帝的「實錄」，要由小皇帝過目，那時要筆揮的朋友，除教當着兒子寫老子，所以紙好而用些神聖的筆眼，來把死皇帝說成了不起的人物，至於宋代皇帝，因為後來的臣子勸筆，寫得走運的新主子起見，祇有對不起他了。

照子的傳記，並非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即使因為時代的利用，也是裏中有賤，所以「三代以下壞史人」不但此也，同是一代的臣子，他的人格，完全相反，然而也一樣會換馬的，例如說說的宋史列傳，宋徽宗與宋哲宗的兩篇，一個是謬誤極端的漢奸，宋徽宗則是一個却是抵

抗戰國的英雄，但是也換上了馬，因此，後來的臣子，祇好照清列宋年軍擴大國臣文淵的辦法，多印項，少說話，才敢算得「誠實」，而他們的傳記，也不致有意外。

其次，私人的文章，除了仁德道德的冠冕話，風花雪月的消遣話，還有一種神祕感第一類的東西，以私人資格，來記載國人的生，這種文章，照理應該把是非曲直，照實記載，可是在韓愈之先生的時候，已竟把韓愈稱為韓愈，何況後來的文人，世時人情，比韓愈之還要激進，因此，私家的公開記載，是唐宋以下壞人，

至於「應制」的宣傳文章，寄給情人的書柬，更加是「上天言好事」了，即明知是瞞心昧已，偽了「假」與「愛」，不得不使動的丟「做」。

說文章一定沒有真實性，當然不啻一口酸飯，總之，文章與事實不能樣的究屬少得沒法比例，即使有，也歸入怪怪的一派，有幾成「文字之獄」的可能。

所以做文章必須有「含著」，而且是越含糊越好，能够寫到叫人看不懂，那是最好的文章，

我以為文章最好這樣寫

譬如一個男子，因為晚上睡不著——可不是失眠——而想弄個女人，自己又找不到愛人，於是乎，就只好做媒，在談話的時間，不論與被托的有多大交情，也不管說「我因為性慾衝動，所以需要女人了」，必須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我需要女人了」，要是前妻還有子女，那末應該說是「需要女人，來照顧子女」，如兒子女長大了，可以說「要一女人，來幫助家裏的雜務」，即使有妻有子，功成名就，還應該說「老婆跟我受苦幾十年了，必須有一個女人，來替代照顧家務」繼而言之，話也說得冠冕堂皇，才曉得得有資格，有權，也就是文章做得好，不然的話，那就成爲「引車賣漿者流」，不是上等人了。

所以上等人是或的不做，做的不說。

「紅」色的恐怖，橫斷在青
城，每個角落都流行著黃色調的
夢。

前幾天，我去訪一個朋友，
在歸來的路上，遇到了許多大中
學生在四馬路口遊行，像一條蛇
一樣地蠕動。

嘴裏喊着口號手裏舉着標語，
口號大聲的響着，標語大疊的貼
在路旁的耳里，在四馬路的橋上，

我旁邊有一個黑瘦的人，在
偷偷的朝另一個說：

「這群黑狗，一定有其虎父
在後頭……」

聲音發小了，黑到
不見則止，我覺
到恐懼，他們的眼
睛也許正透視我，

他們不想想我的罪惡非動後，
我不相信我的罪惡。

「我們是爲反對派運動……」

我們向無數宣傳，向無數情
懷者喊叫。

「黃」色的刊物，給全城空
上噴黃，去旁許多的人，無意
了許多消化「正義雜誌」的青年

說家已是習慣了，在沒有事
的晚上，常常和幾個個個個的思
去步遊遊，（因爲不超祇有

）雖然路予說我們和不談資
異，雖然天氣熱，我們却不感到
熱。

沒有錢買書，我們看，看看
有錢有錢的多錢刊物與生有錢有
錢的力量能請出理。

書架上，書架上，仍是一株
暗黃，除各中中中門學科教育書

外，祇有幾本太平洋月刊，幾
些兒童雜誌，能替我們呼救，仍
我們獨立的又亂翻一陣，仍

然找不到我們病態，無資我們
苦悶的東西，黑狗就是一一！

古城的色彩

駐平
記者 戈戡

秋……

「藍」色的政策，每天都在
鼓盪着，威風全城的空氣。

「六二」的民，運動，便是
利用口頭及文字宣傳，發揚他種
調，不惜輕視流血事件。

是日金城中央波道，由市府
的行人和稀少的學生，由山公園

大門關閉，各方要路皆配備軍隊，
並有軍政當局派兵巡邏風塵於
街上，彈在工作間到處搜索，如
果和可疑即行逮捕，學生佔多。

有聯合，希冀政府能速說明
釋放，並且又聲明此種舉動，是
爲防止共黨之陰謀，而採取之緊
急措施。

「灰」色的時代，亦如這能
壓着，使個弱的人身上，每個不
肯吃軟的青年身上。

我曾經過一個人說：
「不合虛偽條件，必須學社
會，人情的海法」

我則不理，實有理由。
太平市衛生局×科科科爲吸

救濟水計，救濟與救濟救濟員
手段。

當此初夏正是修築路橋之
際，忽於上防役工而與衛生部
大會，清潔處派員何種了。

近又有好消息傳來，竟有幾
名黨員就職，實屬全市之幸，

一可證明他們是愛黨愛國，二可充
實黨工務內容，究其平暴暴
於保國與防，現職者可以給校長
津貼一大袋。

不肯向上游而，實不應合就
會訓練，誠待改變。

「黑」色的文字，在狂風的
文化被很少見到出於黃鼠狼者的
陰謀。

在我總覺得是組織，也許是
我的意見，說不知行，行不知實
作，文化的進步決不是依賴黃色
東西的演說，金銀是現實有力家
的文字，何如在將來市三次大戰

，仍就家第第一大
戰爭的武器，決不
得取勝，現時代所
講的道德，決不是
女人們能大門不出
二門不遇的羅底，因此北平傳統
的市井事情，我無青年不要再繼
續下去，如泡茶館，聽夜戲，亮
宵籠，操持食……

現在街頭所見，雖有青「救
救孩子」的工作，但即被圍困的
氣氛困住了，在我想這才是真
正值得我們青年認識的毒病，給
我們停止了血，給我們「斷斷根」
由於此我們應應應明文的工
作，新的明天。

畫

漫



『現時下的教育人材』

小題作



『賭無若視』

大戈作

『人與狗』

趙萍作



『反抗聲中』

趙萍作

經過×縣的軍府時，離家只有二十里路了，一條橫貫南北的大堤，分界開了成爲四兩半，只有一小路可以通行，傍邊一個圓形的明礮，萬萬的矗立着，遙遠的，但是可以想像到過去此地是有過相當嚴密的監視的。過了海，就是解放了的地方，雖然聽說他們喊的口號是「自由民主」，可是我現在心中已感到了深重的恐懼了！看幾種報紙毀了，大路上下到了許多深溝，及不行人，荒涼已極，要渡了，我們在傍邊的小路上走，忽然一個令人消魂失魄的木牌子在路前出現了，上面寫着：「小心地雷」！這時我心裏在探險一樣的緊張，一步一步向前走，身子顫抖着，不知那一步走錯了，會立刻有不幸的事發生，後來同行的兩個人多不害怕，這是處人的玩笑：「別怕了，這我才安心的往前走」。

接近地不遠的太陽發紅了，映紅了村莊；映紅了山和樹；這時我們也到了家鄉的西村頭，同行三人中有：子健，他向我說：「老兄，你還是先到我家去吧？」他已帶了再家去，我開始準備化妝，把頭髮梳在肩頭，大鏡面聚在腰裏，帽子放下來遮住了我的頭髮，我和他向北門走，那位同

行王先生進西門去了。我披著黃色的綢緞走到了北門，一陣涼涼的，涼涼的感覺，然湧上了心頭，幾乎不勝認識這地方了，那往日的門樓已不見了，拆毀的像打落門牙的嘴，碎瓦零亂的堆在兩邊，幾個人一班的在那裏裏裏的立着，約是些暗吧！這時我急切的走，經過他們傍邊時，他們齊聲的說：「這不是嗎？你怎麼這樣子！我知道他們都錯了，我也就向他們幾個熟習的面孔，表露了幾句恭維話，樹膠廠的像幾百年人居住的意思的與感。

我們進了一家小門，正是破他們家的牛圈，我們走了進去，一直到了一層，在黑暗中看見了短小身材的大嫂的影子，也在生火，我向前走着好坐在炕上，這時火生起來，就在我們面前紅紅的，火舌，照耀着我們的手臉；映紅了，我坐了一會，天已經昏了，我走了，由後門到前門，是幾步路，可是步步在刺着我的神經，到了前門，一看那裏我的妻的臉，顯得憔悴，已發黃的臉，我的臉，確存在那瓦地中的牆上，火舌，殺人放火，是不道德！已經離不開不完整的想。我夢到了母親的家的門，就打了我，裏面靜悄悄的，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時我一環視這寂



的深夜，只有我流連與歸來的風影，我於是往回走，由三伯父家轉道進去，幸喜他們門沒有開，我匆匆的跨過了籬笆地，轉過了小園角門，三間草屋果然在那裏，進門後，暗的燈光由小孔中射出，我興奮的抖了，在一層中，大哥進來了，我進了屋，看到了母親大哥和二哥，母親比前年更衰了，大哥是極穩，二哥在洗頭了，「爸爸呢？」母親告訴我：「你父親到×伯父家去了，我現在立刻到那幾年來，抱病體？生活在那不安的環境中的父親，是怎麼衰頹了呢？我往外走，剛一出門，早見了父親，父親由角門，跨了數的定案，我趕上去，一手攔住，一手攔緊了父親的手：「你好好，我回來了」！父親向我笑着，在會費不覺的對我說：「好好，我這時血被驚動起來，一連串像連續的滋味上湧，我知道父親還沒有什麼，然而對我說說我的幼子的歸來是如何的欣慰，在燈光下我看見了父親那黑髮的長長的鬍子，皮膚被人割去了，穿一件不潔不白的棉袍，環境的惡劣不說也可知了，二哥穿着棉袍的腿也起來，瘦瘦的也來到這屋裏來了，家中的泥間的空氣，這時有些不太了，我吃了飯，

大哥和二哥便自告的談起起來，那談話的經過了，他們把外村子的，人，叫了來，一連就談了，「官家」，「窮人要逃了」，「打鬧的東家」，後來這紅了眼，老百姓也搭光了，大哥說着忽然就哭了，「那，那天我進到那家房也進了，第二天我收了一袋炭火來取暖呢！他們津津有味的說着，面上並沒一絲的痛苦，便在談論別人的事，其意難過又當了什麼。

我在家住了四天，始終沒出大門一步，在家裡受父母的撫愛着，我實不願離開這溫暖的家了，可是國人的產能，我伏在床身，大哥在催着我走，母親把我那衣服整理得乾淨了，不願回家時那樣子了，終於在回來的第五天早晨，一家人集在門口，正發着風雨中的說了，在家人們的淚光中，在寒雪漫漫，又踏上了征途，向不可知的前方。

徵稿

我們歡迎回國、國內之動態、社會、人物素描、故事卡通、地方速寫、生活報告等漫畫及本

也歡迎時事雜感、週報、徵文、文評、文藝創作、藝術理論、通訊報告等短小精練文字。

來稿無論漫畫、雜感、寓意、詩歌、諷刺、但需意攻擊、違背事實者，本報恕不披露。

來稿須標明標點清楚，勿一紙二面或橫書、漫畫以顏色為佳，勿用藍色或灰色色筆。

本刊對貴重著作文字除別半論外，不予刪改。

本刊因限於篇幅，來稿請勿超過二千字。

來稿經刊載後倘煩從優希望退還之稿件請附足郵票

來稿請寄建國漫畫旬刊社編輯部

本刊已在申請登記中

歡迎比較

張家口東關街北路 永久印刷裝訂局

紙張、文具、印刷、裝訂

價格從廉

文古齋

歡迎參觀

文具、紙張、筆墨

賤

文具總庫

價格從廉

體育用品

地址：南武城街路西

建國漫畫旬刊

第一卷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

發行所：建國漫畫旬刊社

發行人：丁戈夫

定價：壹千五百元

社址：堡內棋盤街二號